

鬼子

新年

江南大学图书馆



90892688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:

# 鬼子新年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行发总出  
社址：呼和浩特市  
电话：0471-2511111

820×1180毫米 32开 8.5印张 235千字  
1997年10月第一版 1997年10月第一次印刷  
印数：1000册

ISBN 7-204-03397-3/I·634 定价：15.80元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0881008

倪匡科幻小说系列

---

责任编辑：王洪民

封面设计：李立

---

倪匡科幻小说系列：

鬼子

新年

作者：卫斯理（倪匡）

---

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 呼和浩特印刷厂

---

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本 8 印张 232 千字

1997 年 10 月第一版 1997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0000 册

---

ISBN7 - 204 - 03397 - 3/1·634 定价：12.80 元

---

版权所有·请勿翻印

# 目 录

(041)	.....	.....	二
(21)	.....	.....	三
<b>鬼 子</b>	.....	.....	四
序 言	.....	.....	(2)
一、日本游客态度怪异	.....	.....	(3)
二、上天无门入地无路	.....	.....	(11)
三、黑暗之中奇事发生	.....	.....	(22)
四、调查铃木的过去	.....	.....	(33)
五、惨绝人寰的大屠杀	.....	.....	(45)
(100)	.....	.....	二
<b>环</b>	.....	.....	三
一、神秘女人离奇死亡	.....	.....	(59)
二、殓房失火尸体失踪	.....	.....	(67)
三、圆环是磁性钥匙	.....	.....	(77)
四、追查神秘组织	.....	.....	(88)
五、奇怪的屋子	.....	.....	(97)
六、在“子弹”中到了陌生地方	.....	.....	(108)
七、人类劣根性毁灭人类	.....	.....	(118)
<b>新 年</b>	.....	.....	
一、自天而降的金钥匙	.....	.....	(131)

# 录 目

- 二、大批珍宝价值连城 ..... (140)
- 三、珍宝来源神秘成谜 ..... (145)
- 四、跟踪失败处境狼狈 ..... (155)
- 五、黑暗中的神秘来客 ..... (164)
- 六、得到珍宝的经过 ..... (173)
- 七、再度会见神秘客 ..... (183)

## 创 造

- 一、一个罪犯的失踪 ..... (193)
- 二、博士夫妇态度奇异 ..... (204)
- 三、惊人谋杀案 ..... (213)
- 四、三年前失踪的劫匪 ..... (223)
- 五、博士夫妇的研究课题 ..... (233)
- 六、成功？失败 ..... (242)

- (288) ..... (288)
- (290) ..... (290)
- (301) ..... (301)
- (311) ..... (311)

- (131) ..... (131)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：

言 录

# 鬼子

(卫斯理) 鬼子

三，二十，六八八一

## 序 言

“鬼子”这个故事，背景叙在日本侵略中国举世震惊的“南京大屠杀”上。日本鬼子在南京大屠杀中，究竟杀了多少中国人，正确数字无法知道，估计是二十万到三十万人，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屠杀故事，搜集了不少资料，但都没有用上，因为根本写不下去，太血腥、太残暴、太丑恶了。

屠杀事件由日本皇军一手造成，写“鬼子”这个故事时，还绝未发生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书，掩饰日本侵略军血腥罪行事件，小说结束时，已断定日本鬼子决计不会悔改，果然言中，对于小说写作人来说，自然对自己的眼光感到满意，“鬼子”也始终是幻想—幻想日本鬼子会对犯下的滔天大罪，表示痛悔！

“环”这个故事，是卫斯理故事中谴责人性相当强烈的一个。设想了一个已把人性丑恶部分完全摒弃了的环境，但结果，仍然不免是悲剧。

人，实在是一种很可悲的生物。

卫斯理（倪匡）

一九八六、十二、三

## 一、日本游客态度怪异

“鬼子”这个篇名，很有点吸引力，一看到这两个字，很容易使人联想到“鬼子的儿子”，那自然是恐怖神秘故事。

然而，我必须说明，我承认是一个相当恐怖的故事，但是在这里，“鬼子”却并不是“鬼的儿子”，只是日本鬼子。

中国历来受外国侵略，对于侵略者，有着各种不同的称呼。俄国人是“老毛子”，助纣为虐的朝鲜人是“高丽棒子”，台湾人叫荷兰人为“红毛鬼”，而为祸中国最烈、杀戮中国老百姓最多的日本侵略者，则被称为“日本鬼子。”

中日战争过去了二十多年，有很多人认为中国人应该世代代记着日本鬼子犯下的血腥罪行。也有人认为应该忘记这一切，适应时代的发展，完全以一种新的关系来看待曾经侵略过中国的日本。

我写小说，无意讨论，而这篇小说的题目，叫“鬼子”，很简单，因为整个故事和日本鬼子有关。

天气很热，在大酒店顶楼咖啡的时候不觉得，可是一到了走廊中，就感到有点热，我脱下西装，进入电梯。

电梯在十五楼停了一停，进来了七八个人，看来是日本游客，有男有女。

电梯到了，我和这一群日本游客，一起走出了电梯，穿过了酒店的大堂，在大门口，我看到有一辆旅游巴士停着，巴士上已有着不少人，也全是日本游客。



和我同电梯出来的那七八个日本游客，急急向外走着，我让他们先走，随后也出了玻璃门，一出门，炎热像烈火一样，四周八方面围了过来，真叫人透不过气，而且，阳光又是那猛烈，是以在刹那之间，我根本什么也看不清楚。

而也就是在那一刹间，我听到了一下惊叫声，在我还根本没有机会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之际，就突然有一个人，向我撞了过来。

那人几乎撞在我的身上了，我陡地一闪，那人继续向前冲，势力十分猛，以致挂在他身上的一具照相机，直甩了起来。

那时，我不知道向我撞来的那个是什么人，也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在发出了一下惊呼之后，动作显得如此惊惶。

我可以肯定的是，一个人如果行动如此惊惶，那么他一定是有着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在，所以，就在那一刹那，我抓住了照相机的皮带。

我一伸手抓住了照相机的皮带，那人无法再向前冲出去，我用力一拉，将他拉了回来。

直到这时，我才看清楚，那人是一个日本游客，约莫五十以上年纪，样子看来很斯文，但这时候，他的脸色，却是一片土黄色。

小说中常有一个人在受到了惊吓之后，“脸都黄了”之句，这个日本人那时的情形，就是这样，而且，他那种惊悸欲绝的神情，也极少见。

当我将他拉了回来之后，他甚至站立不稳，而需要我将他扶住。

这一切，全只不过是在十几秒之内所发生的事，是以当我扶住了那日本人，抬头向前看时，所有的人，还未曾从惊愕中定过神来。

那辆旅游车仍然停在酒店门口，本来在车上的人，都从窗口探出头来，向外张望着，许多和我同电梯下来的日本游客，都在车前，准备上车。

在车门前，还站着一个十分明艳的女郎，穿着很好看的制服，看来像是旅行社派出来，引导游客参观城市风光的职员。

眼前的情形，一点也没有异常，但是我却知道，一定曾有什么极不寻常的事发生过，因为我扶着的那日本人，身子还在剧烈地发着抖！

我立时用日语问道：“发生了什么事，这位先生怎么了？”

直到我出声，才有两年中年人走了过来，他们也是日本游客，他们来到了我的身前，齐声道：“铃木先生，你……怎么样了？”

日本人的称呼，尊卑分得十分清楚，一丝不苟，那两个日本人的称呼至少使我知道，被我扶住了在发抖的那个日本游客，铃木先生，是一个有十分崇高地位的人。

那位铃木先生慢慢转过身来，他脸上的神情，仍然是那样惊悸，我看到他在转过身之后，只向那位旅行社的女职员望了一眼，又立时转回身。

这时，更多日本游客来到了我的身前，有两个日本人甚至争着推开我，去扶铃木，他们纷纷向铃木发出关切的问题，七嘴八舌，而且，个个的脸上，都硬挤出一种十分关心的神情来。

我不再理会他们，走了开去。

我在经过那女职员的身边之际，我顺口问了一句：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那位明艳照人的小姐向我笑了笑：“谁知道，日本人总有些神经兮兮的。”

我半带开玩笑地道：“他好像看到了你感到害怕！”

那位小姐很有幽默感，她道：“是么，或许是我长得老丑了，像夜叉！”

我和她都笑了起来，这时，我看到两个人，扶着铃木，回到酒店去。在走进了酒店的玻璃门之后，铃木又回过头，向外望了一眼。

他望的仍然是那位导游小姐，而且，和上次一样，仍然是一望之后，就像是见到了鬼怪一样，马上又转过头去，这种情形，看在我的眼中，已是第二次了，我的心中，不禁起了极度的疑惑。

刚才，我和那位小姐那样说，还是一半带着玩笑性质的，但是这一次，我却认真，我道：“小姐，你看到没有，他真是看到了你，感到害怕！”

那位小姐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姿势，却又不肯就此甘休，我道：“这个日本人叫铃木，你以前曾经见过他？”

那位小姐摇摇头道：“当然没有！”

又过一会，扶着铃木进去的那两个人出来，一个道：“铃木先生忽然感到有点舒服，不能随我们出发，让他自个儿休息一下！”

那位小姐也不理会我，只是照顾着游客上车，还好，当她也登上车子的的时候，她总算记得，向我挥了挥手。我仍然站在酒店门口，在烈日下，回想着刚才所发生的事情。

自我大约想了两三分钟，连我自己也感到好笑，这一件事，可以说和我一

点也不相干，要我在这里晒着太阳，想来想去，也不知为什么？

我耸了耸肩，向前走了出去，可是，当我到了对面马路，转过身来，看到了巍峨的酒店之后，我却改变了主意，我感到，这件事，可能不那么简单，那位铃木先生，显然是对那位导游小姐感到极度的害怕！

那是为什么？那位小姐，从来也未曾见过铃木先生这一点，我可以肯定，因为那位小姐的态度，一直那么轻松。

我的好奇心十分强烈，有的朋友指出，已然到了畸形的程度。也就是说，我已经是一个好管闲事到了令人讨厌程度的人！

我承认这一点，但是我却无法改变，就像是嗜酒的人看到了美酒就喉咙发痒一样，我无法在疑点的事情之前控制我自己。于是，我又越过马路，走进了酒店。

我来到了登记住客的柜台前：“有一批日本游客，住在这里，我需要见其中的一位铃木先生，请问他住在几号房间？”

柜台内的职员，爱理不理地望着我，就像是完全未曾听到我的话一样。

我也不去怪他，只是取出了一张钞票来，摺成很小，压在手掌下，在柜台上推了过去。

为了与我不相干的事，我甚至愿意倒贴钞票，可知我的好奇心之重，确实有点病态了！

我又道：“我是一家洋行的代表，有重要的业务，要和铃木先生谈谈。”

那职员的态度立时变了，他道：“让我查一查。”

他翻着登记簿，然后，将登记簿向我推来，在推过登记簿的同时，他取地了那张钞票。我看到了铃木的登记：铃木正直。他住的是一六〇六室。

那职员还特地问道：“这一批游客，人人住的都是双人房，只有他一人住的是套房，他是大人物？”

我笑了笑：“可以说是。”

我之所以如此回答，是因为我也不敢肯定。

因为，就一般的情形来说，重要地位的人，很少会跟着团体出去旅行的，他们不在乎钱，自然会作私人的旅行，而不会让旅行团拖来拖去。

可是，铃木正直和别的团员，显然又有着身份上的不同，至少他独自住

一间套房。

我离开了柜台，走进了电话间，拨了这间酒店的电话：“请接一六〇六室，铃木先生。”

在那时候，我只是准备去见一见这位铃木先生，至于将如何请求和他见面，我还未曾想清楚。

电话铃响了没有多久，就有人来接听，也就在那一刹那，我有了主意，我道：“铃木先生？”

铃木的声音，听来充满了恐惧和惊惶，我甚至可以听到他的喘息声，他道：“谁，什么人？”

我道：“对不起，我是酒店的职员，听说你感到不舒服，要我们代你请医生？”

铃木像是松了一口气：“不必了，我没有什！”

我又道：“铃木先生，有一位小姐要见你，是不是接见她？”

铃木发出了“咽”地一下怪声，好一会没有出声，过了足有半分钟之久，他才道：“一位小姐—什么人？”

我笑了笑：“就是你一见到了她，就大失常态，感到害怕的那位。”

那便是我在电话拨通之后，想出来的主意。虽然我和那位导游小姐谈过话，她说根本不认得铃木，可是铃木分明是见到了那位小姐就害怕，是我特地电话中如此说，想听听他的反应。

我预料到铃木必然会有反应的，可是我却未曾料到，铃木的反应，竟会得如此之强烈。

我在电话中，突然听到了一下惊呼声，紧接着，便是“砰”地一声响，显然是电话听筒，已被抛了开来，接着，又是一下重物坠地的声响。

从那一下重物坠地声听来，好像是这位铃木先生，已经跌倒在地了。

我又听到，一阵浓重的喘息声，自电话中传出来，同时听到铃木以日本语在高叫：“不会的，不会的！”

他的那种叫声，真是令人毛发直竖！

我也不禁陡地呆住了，我感到这个多管闲事的电话，可能会引致一项十分严重的意外，我连忙放下了电话，上了电梯。

在十六楼，我找到了侍应生，道：“一六〇六室的铃木先生，可能有意

外，你快打开门看看。”

侍应生奇怪地望定了我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我大声喝道：“别问我怎么知道，快去开门！”

侍应生很不愿意地到了一六〇六室的门口，他先敲着门，叫道：“铃木先生！”

他才叫了一声，突然听得房内，发出了一声怒吼道：“滚开，别来打扰我！”

那正是铃木的声音，我认得出来。

侍应生立时转过身来，向我怒瞪了上眼，我也被铃木的那一下怒喝声，吓了一大跳，侍应生显然已不准备再敲门了，我走向前，刚准备再去敲门时，门内传来了“砰”地一声，像是有人重重地撞在门上，接着，铃木又叫道：“滚，滚，别来找我，别来找我！”

铃木的声音，就在门后传来，可知刚才才是他撞到门口，我道：“铃木先生，我有话和你说！”

门内静了片刻，才听得铃木厉声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我实在十分难以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不能再冒充酒店的职员，因为酒店的侍应生，就在我的身边。我也不能将自己的姓名说出来，因为“卫斯理”三个字，对于一个远自日本的人，毫无意义。

但是，我还是立时有了答案，我道：“我是旅行社的代表，铃木先生，你不能参加集体的游览，我想为你安排一下个人的行程。”

我这样说的原因，一方面是名正言顺。可以防止侍应生的起疑，另一方面，我想铃木看到了那位导游小姐，神态如此怪异，那么，他或许会晤一下旅行社中的人，打探一下那位导游小姐的来历。

我不知道我料想的两点，哪一点起了作用，而在我回答了他的问题之后，过了不多久，门便打开来，铃木就站在门后。

一看到铃木，我又吃了一惊，他的神色十分骇人，面色惨白，眼睛睁得老大，而且眼中，布满了红丝，脸上笼罩着一股极其骇人的杀气，他虽然已有五十出头年纪，可是身体仍然很精壮，当门而立，似乎像一头想朝我扑过来的饿狼。

我呆了一呆之后说：“可以进来么？”

铃木伸出头来，在走廊中看了一眼，走廊中并没有什么人，他的神情也好像安定了些，他向那侍应生道：“刚才是你打电话给我？”

那侍应生忙道：“没有，先生！”

铃木又呆了一呆，才向我点了点头，示意我可以进去，我走了进房，他就将门关上。

我本来以为他可能认识我，因为在酒店的大门口，我曾被他撞中，并且扶了他好几分钟，然而，他竟像是根本未曾见过我，由此可知，在酒店门口时，他极度慌乱，根本不知道扶住他的是什么人！

铃木的神态已经镇定了很多，他站在我的面前，我始终觉得他站立的姿势很怪异，看来使人很不习惯。但是我不多久，就知道他一定是军人出身，那种笔挺站立的姿势，除非是一个久经训练的军人，普通人是不容易得到的。我先开口：“铃木先生，希望你很快就能恢复健康，游览本市。”

铃木掩饰着道：“不要紧，我本来就没有什么，可能是……是天气太热了！”

顺着他的口气：“是啊，这几天，天气真热，请问，你对导游小姐方面，有什么意见？”

我是故意那样说的，目的仍然是要看铃木的反应，铃木的身子，陡地一震，他呼喝似地道：“你那样说，是什么意思？”

我已经一而再，再而三地试出了铃木对那位导游小姐的异常反应，而且，他连对“导游小姐”这个名词的反应，也是不寻常的。

我假装不知道，只是道：“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你要个人进行游览，我们可以特别为你派出一个职员。”

铃木坐了下来，又示意我坐下，我以手托着头，像是在深思着什么，在这一段时间中，我也不出声。过了好一会，他才道：“今天，就是刚才他们集体去游览时，那位……导游小姐，是什么地方人？”

为什么他要那样问？那样问的目的，又是什么？

我一时全然得不到答案，我只是道：“不知道，虽然我和她是同事，她讲本地话、英语和日语，先生，你认识这位小姐么？”

铃木的双手乱摇，额头青筋也绽了出来，他以一种十分慌张的语气道：“不认识，根本不认识！”

然后，他的手微微发着抖，拿起一张报纸来，遮住了自己的脸：“我……请你替我安排，我想立即回日本去！”

我心中的疑惑更甚，这时，肯定的是，铃木的心中，一定感到了极度的恐惧，虽然他竭力企图掩饰这种恐惧，但是他的恐惧，还是那么明显地流露了出来。

其二，他的恐惧，是来自那位美丽、活泼的导游小姐。

其三，他的恐惧是如此之甚，以致他甚至不敢再逗留下去！

当我想到了这三点的时候，我站了起来，冷冷地道：“铃木先生，如果你在逃避什么，那么，就算你回到日本，也逃不过去的！”

如果说，我以前的话，给铃木以刺激，那么，这种刺激，和现在的情形相比较，简直完全不算得什么了。这时，我的话才一出口，铃木的双手，陡地一抖，那张报纸，已被他撕成两半，他人也立时霍地站了起来，双眼瞪着我，面肉抽搐着，他的那种神情，实在是骇人之极！

我的目的就是要刺激他，以弄明白他心中的恐惧，究竟是什么！

所以，当他的神情，变得如此之可怖之际，我仍然只是站在他的面前，冷冷地望着他。

可是，接下来发生的事，却是我意料不到了！

只见他陡地跨向前来，动作极快，突然一声大喝，一掌已经我劈了下来。

我自然不会给他那一掌劈中，向后一闪，就已经避开了他那一掌，但是他左脚紧接飞起，“砰”地一声，踢中了我的左腿。

那一脚的力道，可以说是十分沉重，我身子一侧，跌倒在地毯上，而铃木继续大声吼叫着，转身向我，直扑了过来。

## 二、上天无门入地无路

看他的那种神情，分明是想扑了过来，将我压在他的身子，再来杀死我。

我之所以感到他想杀死我，全然是因为他那时那种凶凶极恶的神态，我在地上一个转身，一脚踢出。

我是算准了方位踢出去的，“砰”地一声，那一脚踢中了他的面门，不但令他向后仰去，而且使得他的鼻孔鲜血长流。我则手在上一按，跃了起来。

可是铃木一点也没有停手的意思，他继续狂吼着，顺手拿起了一张椅子，双手握着椅脚，向我直劈了过来。看那种情形，像是他手中握的，不是一张椅子，而是一柄锋利的大刀。我接连闪避了三次，闪开了他的袭击，门外已传来急速的敲门声和喝问声，铃木击不中我，用力将椅子向我抛了过来。

就在这时候，房门打开，两个侍者走进来，那张椅子，向着他们直飞了过去，幸而一侍者机灵，忙将门一关，椅子“砰”地一声，击在门上。

那两个侍者接着冲了进来，铃木像是疯了一样，指着我，叫道：“拉他出去，打死他！”

那两个侍者自然听到房间中的争吵声和铃木的狂吼声之后赶来的，他们一进来，见到铃木血流披面，已经吓了一跳，铃木那一句话狂吼，是用日语叫出来的，那两个侍者立时想来捉住我。

我等他们来到了我的身前，才大喝一声：“别碰我，你知道这家伙刚才在叫什么！他要你们将我拉出去，打死我！”



那两个侍者一听，登时呆住了，一起转过头，向铃木望了过去。我冷然对铃木道：“铃木先生，你以为现在是什么时代？是日本皇军占领了别人的土地，可以随意下令杀人的时代？”

我已经综合了好几方面的观察，可以肯定铃木这家伙，以前一定是军人，而他刚才的呼叫，又是如引的狂妄，是以我才狠狠地用话讽刺他。

铃木一听到我的话，起先只是呆呆地站立着，后来，嘴唇发着抖，像是想说话，但是却又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，他面上的肌肉，仍在不住跳动。

这时，一个侍役领班也走了进来，便“啊”地一声：“流血了，铃木先生，快报警，快召救护车！”

他一面叫，一面向我望了过来，我冷笑道：“是我打的，这日本乌龟不知让别人流过多少血，现在让他流点鼻血，看他如丧考妣，那么紧张干什么？”

侍役领班被我骂得涨红了脸，向外退去。

我伸出手来，直指着铃木的鼻子，喝道：“铃木，你听着，我还会来找你，而且，还会带你最害怕的人来，你心中知道你为什么怕她。”

铃木在刹那间，变得脸如死灰，他连连向后退去：“别……别……千万不要……”

我转过身，大踏步走向外，电梯到了，我大模大样走了进去，落到了酒店大堂，又出了酒店。

当我再度走出酒店，烈日晒在我头上之际，我的心中仍然很乱，我也想不对自己会如此沉不住气，以致和铃木的会面，演变成如此结果。但是老实说，对一个疯狂叫着要杀人的日本鬼子，如果能沉得住气，那才算是怪事了。

我走了一条马路，才招了街车，回到家中。白素不在家，我一个人生了一会闷气，才打了一个电话给小郭：“小郭，派你最得力的手下，或是你自己，替我调查两个人！”

小郭忙道：“好啊，替你做事，永远都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。那两个是什么人？”

我道：“一个是XX旅行社的一位导游小姐，她今天带着一批日本游客，在××酒店门口，搭一辆旅游巴士去游览，记得，要查清楚她是什么地方的人。”